



射阳河

心香一瓣

□邹德萍

我与春天有个约定,说好开了春就去看你的。那天我去的时候,你却因为“倒春寒”而爽约了。眺望滩涂的广阔与空灵,始终没有见到你的身影,哪怕露出一个“尖尖角”,无功而返的我有点怅然若失,眼前却满满都是你的影子。你是否还记得,曾经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过什么,青青郁郁的芦苇丛,一个微笑,一个眼神,一个举止,犹如一片绿叶,入手入目入心,只轻轻的一撇,清脆声里,叶与秆分离,撮在掌中,一股芦苇的清香味儿冲过来,清脆又弥漫开来。到了打棕着的时节,心念的没早没晚放在脑海里,有的时候,你像颗瓜子生来,谁叫我们吃了一辈子由你包裹的香粽子哟!

你说,你希望种在春天,是否还记得一场春雨,一声惊雷,还有不期而至的季风吗?海上的,滩头的,平原的,河流的,还有心里的,期待那份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你把故事留在了夏天,那布谷声声划破的清晨里,白鹭翩翩起舞的夕阳中,婆娑舞姿在每一天的阳光下,有雨有露,也有人们手下留情的忧伤,片片芦苇在笑声中离开,只有自愈疗伤,你仍然挺拨向阳向上。

你把成熟放在了秋天,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是对天对地的敬畏,亦是把此生最丰盈的真心相托于秋的真情。任风吹我千百遍,我待秋风如初恋。我,站在芦苇荡中,举目皆是你,移步都是你,每一次深呼吸吸进的苇香扑鼻,轻轻拥你入怀,苇叶,芦花,调起皮来,蹭蹭脸庞,耳鬓厮磨,柔情蜜意。你说,一个转身,夏天成了故事,一次回眸,秋天成了风景,最是秋意芦苇,它将秋的味道写在秋风里。你还说,风有约,季有期,朝暮为画,秋已成诗。愿在清浅的时光里,风景依旧,初心依然……此时,“落日染芦花,苇渡一片霞。滩涂满金浦,秋色漫天涯。”芦花深处有人家。

这是入秋后的第几场雨了?我也忘了,只是一场比一场薄凉。“雁、雁”……由远而近,是在赶路赴约,是找寻一处落脚,还是为有情人鸿雁传书。雁声中已把天空抬得更高远,晚风中,疑似“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那是落单的孤雁。此时没有孤鹜,此鹭代表鹭之心。

其实,真正属于我的世界只有脚下的那条小路。我只是经过这个世界,心有所向。耳边又响起《诗经》中经典名句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为何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年少时曾诵读过的诗文,是什么不断唤醒,又逐一淡忘?近日,当我重读了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才醒悟,原来是“任何努力绝不落空,或许许多年都杳无音信,却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这,也许就是对经典最好的诠释吧!

海风吹来,沙沙响声,时而轻吟,时而低鸣,时而激越,时而吮味,似黄海滩浪,似石碾碾苇,似母撕撕柴,还似裂口粗手在编席,不知怎的,眼前始终晃动着母亲单薄的身影。我对芦苇说,芦苇不语,风却懂你。我抚摸蓬松的芦苇花儿,仿佛是女人的头发,青丝、花白、灰色,像一朵飘飞的雪花,这是岁月的印记,更有年轮的风华。

芦杆,恰似伟岸的男子汉,在风中摇摆,有时弯弯腰,迅即抬起头,有时无数芦秆与苇叶缠绕,他们相互簇拥,抱团合力,他们互相鼓励,彼此成全。用自己永不放弃和不屈自尊又自卑的爱,把优雅的芦苇举在头顶,高高托起心中那份美好,那个期待,那种祝福,还有那肆意绽放的花蕊。

有人以为,秋的味道写在芦苇里,人生的辽阔写在故事里。如果说芦苇是秋天的终极浪漫,那么,夕阳下的芦苇就是对深秋最深情告白。我记住了芦苇的絮语,藏着谁的秘密。每一根都是未谱的旋律,低吟着岁月的故事。

我把思念托付给了晚秋,把芦花信笺交给了白雪,也把来年的约定藏在只有你知道的地方。春天,一定去看你。

芦苇有约



湿地精灵 彭岭 摄

名家有约

蟹过重阳

□李志勇

秋风乍起,有经验的渔人会告诉你:秋风响,蟹脚痒。那意思是,秋风萧瑟,养足了膘的螃蟹准备动身去滩涂产卵。其实,螃蟹真正到了肉满膏黄的时候要到重阳,民间盛传的“蟹过重阳鱼过冬”的谚语,大概就是他们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

每年阴历的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在阿拉伯数字中,“九”为大,是“一重”,如果再加一个“九”,就是“九重”,也就是老百姓经常挂在嘴上的“重阳”。过了重阳,天气转凉,养足了膘的螃蟹便蠢蠢欲动,纷纷从大河小港里汇聚通江达海的大河大流中,顺流爬进滩涂的沟沟岔岔中,准备产卵。

蟹脚痒,渔人忙。过了重阳,捕蟹的渔人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在东去的蟹流中分得一杯羹。最常见也是最简单的捕蟹办法就是“指头”。所谓“指头”,就是在大沟小港的下游插上一块柴箔子,天一擦黑,捕蟹的渔人就会在箔子的两端各挂上一盏马灯。那螃蟹虽然机灵、狡猾,只要听得一点动静便马上伏下,一动也不动,然而,天生的趋光性还是让蟹们认为那晃着灯光的地方就是“光明的前途”,想不到却爬进了渔人们设置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圈套里。

柴箔马灯诱捕螃蟹会让你十分兴奋。就那么插着一段箔子,就那么挂着两盏马灯,那螃蟹就旁若无人地沿着箔子窸窣窸窣地爬呀爬的,哪怕是渔人的手已经触到了它的壳子把它抓住,它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无奈地被送进了蟹篓。看官一定觉得奇怪,螃蟹为什么不沿着箔子的中间越过去,却偏偏要爬向它的两端而被束手就擒呢?问题就出在它的“趋光性”上。知道飞蛾为什么会扑火吗?那也是“趋光性”使然。可怜,许多动物都有它的“死穴”,直到被人逮住,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它也不晓得它的“死穴”到底在哪里。

比较复杂的捕蟹法就是“烟熏”。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会知道,大河是螃蟹东去的必经通道。于是,人们就在河的两岸垒起两座类似灶台样的泥锅腔,在空空的锅腔中堆满稻壳和木屑之类的填充物,然后用火点着,熄掉明火后让它慢慢地闷烧。为防止热量散失过快,渔人们又在锅腔的外面缠上一层粗粗的稻草绳。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一根更粗的稻草绳连着两岸锅腔,除了与两岸锅腔相连的地方尚有一截稻草绳露在河坎上,其余大部分都躺在河底上,就像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过海油气管道都是躺在海底一样。要命的是,在锅腔旁还挂着一只连着稻草绳的蟹篓子,就像猎人的陷阱一样,这蟹篓子管进不管出。

入夜,螃蟹成群结队地沿河向东爬行。粗粗的稻草绳挡住了它们一下,一些好奇的蟹们便沿着稻草绳向两岸爬行。当它们爬出水面后,暖暖的锅腔继续引诱着它们前行,燃着的稻壳和木屑散发出的天然的香味让它们欲罢不能。于是渔人们想要的效果便出现了:蟹们一只接着一只跌进渔人们精心设计的陷阱。前只刚过,后只又到,直到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穹上,或者蟹篓子已经装满了螃蟹,这场杀戮才会暂告一段落。

螃蟹东进的最后一关是弯弯曲曲纵横湿地的入海河流。只要过了重阳,便有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抛锚在纵横交错的河流里,张开船两侧的翅网(就像鸟的一对翅

膀,渔人称之为翅网),让它们埋在水里,等候着螃蟹们自投罗网。翅网不必像稻草绳直接沉到河底,因为上游成百上千条大小河流最后汇入几条入海河道,那入海河道的水流快得就像奔驰的高速列车,原本不紧不慢、慢条斯理爬行的螃蟹一旦进入了入海河道,便身不由己,飞速流淌的河水有可能把它们冲在河水中的任何一层。这时,只需把翅网全部没在水里,那进网的螃蟹就不在少数。这时的螃蟹还特别肥,经过成百上千公里的漫漫旅途,那螃蟹不仅锤练得个顶个壮,而且一只只膘肥肉满,那公蟹的油,那母蟹的膏,你只要尝上一口,甚至能一辈子都忘不了。

也在这时,来自四面八方的蟹客们便会驾着车蜂拥而至。渔人们会打着蟹腿,数着它上就的次数,然后告诉蟹客,就一次就是一个膘,就的次数越多,膘水就越足,就像体操运动员,在吊环上就的次数越多,就越有力气,体魄就越好,成绩也会越高。渔人们还会拿着一把短尺,给蟹客们量蟹的肚脐与壳间的厚度,越厚,膘水就越足。于是,蟹客们便会满意地买上一车蟹,星夜赶往上海、苏州、无锡等大中城市。中午,那煮熟了的红彤彤、肥硕硕的螃蟹就会出现许多人的餐桌上。

千蟹万蟹,拦不住鱼虾一半。一幕幕趣味盎然的捕蟹故事似乎就发生在昨天。可眼下的沟渠河滩再也难觅螃蟹的踪迹,以捕蟹为生的渔人们早就改了行当,同他们攀谈起来,他们会以感叹的口吻跟你说,他们多想昨天的捕蟹经历重现啊,哪怕就一天!

也许,渔人们的这一要求并不苛刻。

- 名家有约
- 心香一瓣
- 往事悠悠

往事悠悠

踏破门槛望夫归

□董素印

“终日望夫夫不归,化为孤石苦相思。望夫已是几千载,只似当初望夫时。”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诗作《望夫石》是根据古代一位妇女思念远出的丈夫,立在山头守望不归,天长日久竟化成了石像这一古老动人的民间传说而作。表达了望夫而归妇女坚贞不渝的志行。

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陈列着一幅题为《守望》的雕塑场景,与《望夫石》堪称“姊妹篇”。雕塑场景描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李才莲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故事。1935年李才莲在瑞金英勇牺牲,他的新婚妻子池煜华坚信“共产党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李才莲一定会回来”,一边完成党的工作,一边等待丈夫的归来。令人感动的是煜华老人苦苦守望丈夫达70年,脚下深深凹陷的门槛,足以见证她守望一生的生死之爱。兴国县至今还传唱着一首山歌:说了你就等等你,不怕铁树开花水倒流,水打石子翻身转,不知我几时归!

美国作家哈里森在《长征——前所

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1935年2月,中央苏区根据地丧失,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红军兵分九路突围,大批革命干部在突围中牺牲,其中包括毛泽覃、瞿秋白、何叔衡、李才莲……能与毛泽覃、瞿秋白、何叔衡等红军高级领导人齐名,李才莲的来头一定不小。

1929年大年三十,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江西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李家张灯结彩,李家的童养媳池煜华顺理成章地嫁给了与她朝夕相处8年、小她三岁的李才莲。在战争年代,地主出身的李才莲再也没有过去那样富裕了,但池煜华希望以后能在这简陋的屋子里,与刚满15岁的小丈夫厮守一生也能心满意足了。然而,革命浪潮此起彼伏,哪有天长地久?池煜华根本不知道丈夫早在前两年就参加了革命。

1927年,正在上学的李才莲秘密参加了当地的农民运动;1928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兴国暴动,取得了胜利,兴国县长被红军打得落荒而逃,被关押的200多名共产党员被解救,革命的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兴国县府。因为在此次作战中李才莲表现突出,被推举为“少共兴国县委书记”。

由于革命斗争紧迫,新婚第3天的李才莲不得不告别爱妻,回到革命队伍中去。临行时,李才莲恋恋不舍地嘱托池煜华要照顾好这个家,等他凯旋。受丈夫的影响,池煜华也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不久,她担任了教富村苏维埃妇女部长。虽然夫妻二人同在江西,但并不工作在一起。在那战火纷飞的时代,二人如断线风筝,天涯相隔,但夫妻二人那两颗对革命的赤诚之心却始终炽热相连。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池煜华终于打听到了丈夫的消息,便步行数百里,来到宁都县看望李才莲,此间认识了与丈夫一起出生入死的毛泽覃、周恩来。李才莲已升任苏区中央共书记。此次短暂相聚竟成永别。

离别后不久,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苏区仅留下项英、陈毅等直接领导的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以及少数武装坚持游击战争,李才莲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分局委员,是中央分局最年轻有为的委员,他同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后跃、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李瑞凡等人,

组织了江西省游击队,同敌人辗转战斗于宁都县以北的深山密林之中。1935年2月,中央苏区全部丧失,游击队被国民党重兵包围,情况万分危急,根据中央苏区指示,李才莲率领独立第七团穿越敌人封锁线至汀瑞、闽赣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同年5月的一天,因敌人“围剿”,李才莲率一部分战士钳制进攻之敌,掩护战友突围,残酷激烈的战斗让警卫班副班长露出了贪生怕死的嘴脸,从背后向李才莲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年仅22岁的红军高级将领李才莲死在了叛徒枪口之下。

再说池煜华离开李才莲回家不久,一场瘟疫席卷而来,李才莲家中先后5口人去世,连她唯一的小女儿也离开了人世。池煜华也大病一场,直到红军开始长征后才好转,但从丈夫李才莲也杳无音信,只有丈夫的戎马英姿时常在她梦中徘徊。后来,听说红军在瑞金桐林山一带与敌人激战,她冒死前往寻夫,找遍了整个桐林山,只见到一张国民党人的悬赏布告,以悬赏5000大洋买李才莲的人头。池煜华才放心,坚信丈夫还活着,便默默地回到了教富村,在凄风苦雨中等待丈夫归来。

革命岁月的洗礼让池煜华青丝染成了白发,少女等成了老妪,她守护的土房内没有像样家具,可家徒四壁的墙上工工整整贴着19张奖状;土改积极分子、养猪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她说,丈夫在前线拼命,自己也要在家里积极工作,不能单单只是李才莲的老婆,更应该是李才莲的革命同志。

解放后,她向经过的部队打听,向毛主席写信了解过,得到的是“耐心等待”四字。从此,她每天数次出入家中,希望哪天出现奇迹,池煜华把对丈夫的思念写进日记里,甚至把民政部门每月发给她的烈士抚恤金都当成了李才莲寄回的生活费,直到1983年,民政部终于查实李才莲死因,才发给池煜华一张烈士证,但她依然相信李才莲还活着,凹陷的厚实门槛,伴随着她等候的身影,直到2005年,95岁的池煜华带着对丈夫的深情眷恋,安详离世。

很多人说池煜华傻,但在池煜华心中,也许那份等待就是她想要的幸福,也是她对革命的坚守吧!